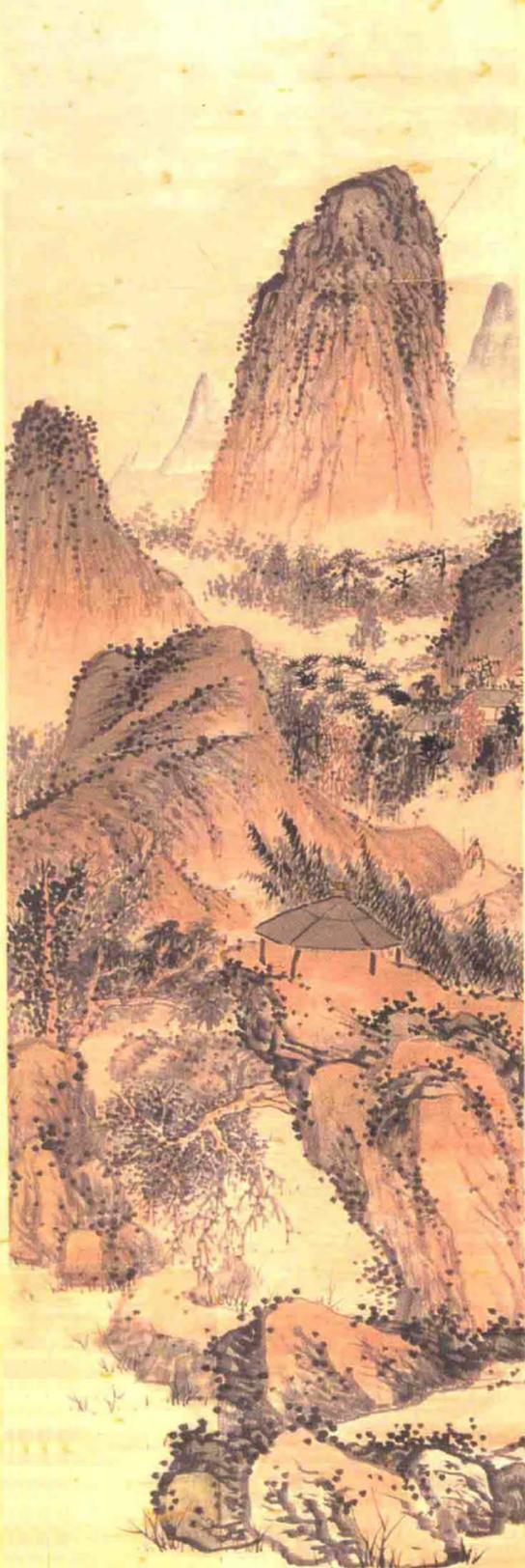


佛
语
禅
心

高僧山居诗



张培锋 主编



佛
语
禅
心

高僧山居诗

张培锋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僧山居诗 / 张培锋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5

(佛语禅心)

ISBN 978-7-201-11666-2

I. ①高… II. ①张…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
IV. ①I22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1231 号

佛语禅心·高僧山居诗

FOYUCHANXIN GAOSENGSHANJUSHI

张培锋 主编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沈海涛
 韩贵骐
责任编辑 伍绍东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出版说明

佛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早已经融入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发展中，涌现出大量的经典以及阐述佛理的文献和为数众多的诗文作品，这些文献一方面是重要的宗教史料，同时其中的很多篇章也是精美的文学作品，它们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丰富了古代文学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不了解这些，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文学。很多作品在今天读起来，也仍然具有生命力，富有情趣，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加深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理解。为此，我们面向广大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编撰了这套试图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佛教文学发展面貌的作品集。作品收录的范围基本上涵盖了整个古代时期，个别文集下限到民国前期。

这部中国佛教文学作品集总名为“佛语禅心”，由天津大悲禅院智如方丈担任总策划，南开大学文学院张培锋教授担任主编，参与作品集编选工作的主要是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

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佛语禅心”系列共计六册，具体编选注释者分别为：

- 1.《佛典撷英集》，张培锋选注
- 2.《佛经故事集》，王芳、王虹选注
- 3.《佛教美文集》，张培锋选注
- 4.《佛禅歌咏集》，孙可选注
- 5.《禅林妙言集》，吕继北、罗丹选注
- 6.《高僧山居诗》，张培锋整理

天津大悲禅院积极支持社会慈善和文化事业，为这部佛教文学作品选的编选和出版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智如方丈担任全书总策划并亲自写了“总序”之外，大悲禅院还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书稿在编辑过程中，经过国家权威部门的审定，并几经刊校，我们相信，它定将成为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优质的佛教文学读本。

编 者

2016年10月

总 序

佛法浩瀚精深,微妙广大。在佛教近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传入中国以后的两千余年中,涌现出数量巨大的经典文本和演绎佛法宗旨的文学作品,皆演说佛教精深广博的思想,抒发超尘越世之情怀,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汉传佛教的宝藏,而佛教文学则是这座宝藏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佛教文学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上说,只有佛教经典之中的文学创作才能叫做佛教文学作品,收于《大藏经》中的诸多佛陀本生、譬喻,乃至诸多大乘经典都堪称精美的文学作品;而从广义上说,既包括那些直接宣扬佛教教义的文学作品,也包括那些受到佛教某种影响,或者利用佛教题材以至在某些方面和佛教有关联的作品,都可以视为佛教文学创作。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不仅历代高僧们翻译了大量富有文学价值的佛经,其他诸如古代高僧名士之间的诗文酬唱、论辩演说乃至一句一偈甚或禅门之一棒一喝,皆包含深厚的文学意蕴,是中国古代文学遗产中价值巨大的无数瑰宝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中土的佛门龙象、历代大德以及广大的信徒,继承并发扬了佛教本有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化的背景

下,创造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佛教文学作品,其创作和传播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原因在于教团内外的广大信众对三世诸佛、诸大菩萨和佛陀教法有着强烈、热诚的信仰之心,文学创作则是表达这种信仰的极其方便、有效的手段。用这样的心灵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杰出的作品,因为它是从吾人真心自然流现出来的,所谓“心光朗照”,“法喜充满”。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作品,较之那些矫揉造作的作品要高明很多。历史上很多高僧似乎并没有在文学方面投入太多精力,但是他们写出的作品却相当高明,甚至可以说难以企及,其道理即在于此。

比如佛典翻译文学中艺术水平相当高的“本生”“譬喻”故事经典,不仅生动、风趣,而且具有普遍的训喻意义,它们赞美、宣扬了佛陀在无量的时空中自利利他、大慈大悲的伟大精神和勇于牺牲、济度有情的动人业绩,读来令人感动不已。大乘佛教经典的翻译更不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首楞严经》等语言典雅、义理丰厚的精彩译笔,这些佛典本身已成为中国古代语言艺术的经典和宝库。唐宋以来,禅宗丛林以及好佛士大夫之中更有许多文学修养非常高的人。他们本来就能诗善艺,运用佛门偈颂等形式以及中国传统诗文手法,演说佛法,表达志向,即使从一般诗文艺术角度看,他们的文字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堪称清新隽永,字字珠玑,列于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中而毫无逊色。佛门中的论辩、说理文字更是文字晓畅,析理透彻,议论滔滔,颇有气势,显示出高超的论辩技巧;禅门语录则随机说法,头头是道,也显示出禅门大德高超的语言技能。明清以来的清言小品乃至名山古刹之楹联对

句,皆渗透着“超以象外”的禅意,参悟人生,得意忘言,灵犀一点,心照不宣。总之,佛教文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和佛教自身发展中占有双重的重要地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珍惜。

天津大悲禅院近年来在扩建寺院、营造、建设良好的寺院环境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精神文化的建设,力求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奉献。有鉴于佛教文学的重要作用,我们诚邀长期致力于佛教文学研究、成果卓著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培锋教授担纲,主持编辑一套中国佛教文学作品丛书,定名为“佛语禅心”,参与编写者为南开大学主攻佛教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按照全书的设计体例,本套丛书共包含6册,分别为:

1.《佛典撷英集》

从佛教藏经中选择出最精彩、最精华的佛经全文或段落,体现佛教经典文辞之精、义理之美。一册在手,了解最基本的佛法佛理。

2.《佛经故事集》

精选譬喻类、本生类、传记类等佛教典籍,揭示其中体现的佛理,阐扬大乘佛教之菩萨精神,同时体现翻译佛典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深刻影响。

3.《佛教美文集》

精选历代僧俗阐发佛教之散文作品,包括论、序、记、赋、传、疏等各类文体,体现中国古人对佛教之深刻理解与发挥,展现佛教文道合一之精神。

4.《佛禅歌咏集》

精选历代僧俗阐发佛理之韵文作品,包括诗词、偈颂、歌赞等各类文体,以见佛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完美融合,展现佛教诗禅一体之精神。

5.《禅林妙言集》

精选禅门语录、灯录及格言、楹联等体裁作品,阐发其中的佛理禅意,既有明心见性之道,亦有为人处世之法,展现佛教真俗不二之宗旨。

6.《高僧山居诗》

以民国时期忏庵居士所编《高僧山居诗》为蓝本,对历代高僧山居诗详加注释,揭示其中深刻佛理,突出高僧大德绝尘离俗同时又融修行于日常生活之精神。

以上六册作品,基本涵盖了中國佛教文學的主要體裁和經典作品。編者對所選文本皆做了精細校勘和注釋,力求簡明扼要、準確無誤而又深入淺出。通過文本的注釋和解读,一方面揭示中國佛教文學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起到宣传和普及佛法的作用。本套丛书的这种设计、编撰思想应该说是很有新意的,期待它的出版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粮,也为促进和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帮助借鉴。

我们一向认为,佛教信仰是一种理智的信仰,绝非盲从迷信。要做到智信而非迷信,将佛教文学融入到佛陀教育之中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学佛必须明理,明理就需要逐渐提高学佛者的文化层次,让人们浸润其中,陶冶性情,潜移默化,选读佛教文学中这些精华的作品则是发挥这种作用的一种良好而有效

的途径。张培锋教授和各位编写者为这部丛书的完成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不懈的努力,在此深表谢意!是为序。

湛山门下 智如

2016年10月8日农历九月初八



目录

贯休山居诗	(1)
永明山居诗	(22)
石屋山居诗	(61)
中峰山居诗	(139)
憨山山居诗	(154)
栢堂山居诗	(188)
雪峰山居诗	(220)
自 跋	(261)

贯休山居诗^[1]

【注释】

[1]释贯休(832~912),唐末五代时期诗僧、画家。俗姓姜,字德隐,号禅月大师,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生于宦宦世家,7岁出家。唐末居杭州灵隐寺。钱镠称吴越王时,往投贺诗,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钱镠有称帝野心,要他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肯接见,贯休回答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当日裹衣钵拂袖而去。至蜀,受到王建的礼遇。前蜀建国,赐号“禅月大师”。贯休善书法,工篆隶,尤以诗著名。善画佛像题材,所画罗汉像对后世影响巨大。有《禅月集》25卷,补遗1卷。《全唐诗》辑录其诗为12卷,存诗近七百首。

山居诗并序

序曰:愚咸通四五年^[1]中,于钟陵^[2]作《山居诗》二十四章。放笔,稿被人将去,厥后或有散书于屋壁,或吟咏于人口。一首两首,时时闻之,皆多字句舛错。洎乾符辛丑岁^[3],避寇于山寺,偶全获其本。风调野俗,格力低浊,岂可闻于大雅君子?一日抽毫改之,或留之除之,修之补之,却成二十四首。亦斐然也,蚀木也,概山讴^[4]之例也。或作者气合,始为一朗吟之可也。

【注释】

[1]咸通为唐年号，咸通四五年即公元863—864年，时贯休三十余岁。

[2]钟陵：唐宝应元年（762年）因避代宗李豫讳，以江西豫章县改名为钟陵，治今江西省南昌市，属洪州。

[3]乾符年号始于公元874年，共计六年，辛丑岁为881年，其时已为中和元年，贯休50岁。由此知《山居诗》二十四首，非一时之作，是历经多年修改而成。

[4]蚀木即朽木，山讴即山歌，皆言自己作品“风调野俗”之意。

[〇〇一]休话喧哗事事难，山翁只合住深山。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¹¹绿圃空阶云冉冉，异禽灵草水潺潺。无人与向群儒说，¹²岩桂枝高亦好攀。

【注释】

[1]“数声”两句：磬的声音清冷，与世间的纷扰是非隔绝，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闲人”实为最清醒冷静之人。许浑《送郑寂上人南行》：“儒家有释子，年少学支公。心出是非外，迹辞荣辱中。”在乱世之中，本来以儒为宗的士人们转向佛门，回归自然，求得心地的安宁。

[2]这一句《唐诗纪事》作“无人为向君王道”，“君王”与“群儒”皆指世俗之道。

[〇〇二]难是言休便即休，清吟孤坐碧溪头。¹¹三间茆屋无

人到，^[2]十里松阴独自游。明月清风宗炳社，^[3]夕阳秋色庾公楼。^[4]
修心未到无心地，^[5]万种千般逐水流。

【注释】

[1] 人是有发表欲的，有时不让人说话（言休）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此刻已无话可说，那就不说了（便即休），只是独自坐在溪水边吟诵诗篇，难言之言、言外之意皆在诗中而已。此句道尽山居诗所由起之根源。

[2] “茆”同“茅”。《二十四诗品·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贾岛《过杨道士居》：“先生修道处，茆屋远嚣氛。”陆游《冬夜读书》：“茆屋三四间，充栋贮经史。”茆屋是简陋的，但有了僧人、道士、文人们的这种文化趣味，就有了一种雅意，儒道佛皆然。

[3] 宗炳（375~443），南朝时著名佛教居士，工画善琴，结庐于山中。曾作《明佛论》，宣扬佛理，入慧远庐山莲社，修习净土，为“庐山十八贤”之一。宗炳社即后世传说之莲社，代指共同修习佛法之友侣。

[4] 庾公楼又名庾楼，相传为晋庾亮镇江州时所建。《世说新语·容止》：“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道，闻函道中有履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

[5] “修心”句：佛教认为，有心修行仍属有为法，并非究竟，只有达到无心的境界，方为真修行。参看《成唯识论证义》

卷四：“若就真实义门，则唯无余依涅槃界中，诸心皆灭，名无心地，余位由无诸转识故，假名无心。由第八识未灭尽故，名有心地。”

【○○三】好鸟声长睡眠开，好茶擎乳坐莓苔。^[1]不闻荣辱成番尽，只见黑熊作队来。^[2]诗理从前欺白雪，^[3]道情终遣似婴孩。^[4]由来此事知音少，不是真风去不回。^[5]

【注释】

[1]擎乳：举着乳糜。当年释迦牟尼受善生女供养后而觉悟成佛，经中有“擎乳糜钵”的记载，好茶亦如同乳糜，有无尽法味。贯休《春游凉泉寺》：“云壑含香啼鸟细，茗瓯擎乳落花迟。”又《书倪氏屋壁》诗之一：“茶烹绿乳花映帘，撑沙苦笋银纤纤。”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满瓯似乳堪持玩。”皆可参。

[2]黑熊：《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黑”古人认为梦见熊黑是吉祥的征兆。这两句的含义是：人们不懂得性空之理，常常做着荣华富贵等美梦，陷于梦中而不能觉悟。

[3]欺：胜过。又如齐己《夏日作》：“竹众凉欺水，苔繁绿胜莎。”白雪，谓阳春白雪，代表高雅。

[4]道情：修道的心。《老子》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大般涅槃经》有《婴儿行品》，谓：“云何名婴儿行？善男子，不能起、住、来、去、语言，是名婴儿，如来亦尔。不能起者，如来终不起诸法相；不能住者，如来不著一切诸法；不能来者，如来身行无有动摇；不能去者，如来已到；不能语者，如来虽为一切众生演说诸法，实无所”

说。”《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安法师传》：“竺法汰者，体器弘简，道情冥到。”

[5]真风：淳朴的风俗。陶渊明《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四]万境忘机是道华，^[1]碧芙蓉里日空斜。幽深有径通仙窟，寂寞无人落异花。掣电浮云真好喻，^[2]如龙似凤不须夸。^[3]君看江上英雄冢，只有松根与柏槎。^[4]

【注释】

[1]忘机：忘掉机心。《庄子·天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

[2]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幻，用很多比喻来说明。如《维摩所说经·方便品》言“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举十种喻：“如聚沫，如泡，如炎，如芭蕉，如幻，如梦，如影，如响，如浮云，如电。”

[3]如龙似凤喻世间富贵之人，以佛法观之，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4]槎(chá)：同“荏”。最后两句通过抒发历史兴亡之感，进一步揭示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空的思想。这种写法在古代诗歌中非常普遍，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包佶《再过金陵》中的“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等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乃至松根与柏槎这些大自然无情之物，反衬着人世间争斗的无谓。

[〇〇五]鞭后从他素发兼,^[1]涌清奔碧冷侵帘。^[2]高奇章句
无人爱,澹泊身心举世嫌。^[3]白石桥高吟不足,红霞影暖卧无
厌。居山别有非山意,莫错将予比宋纤。^[4]

【注释】

[1]鞭后:《庄子·达生》:“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谓也?田开之曰:鲁有单善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素发,白发。钱起《省中春暮酬嵩阳焦道士见招》:“流年催素发,不觉映华簪。”这一句是说:无论多么善养生的人也避免不了头上生白发,所以只能“从他”即随缘而已。修习佛法不是以养生为根本目的的原因即在于此,因为这些不能真正决定生老病死。

[2]“涌清”句:是说时光如流水奔逝,即所谓“逝者如斯”。

[3]“高奇章句”两句:是说佛教的义理高深,学佛者不与世事,很难被一般人所理解。

[4]“居山”两句:宋纤为晋代隐士。《晋书·宋纤传》载,宋纤隐居不仕,太守马岌造访不见,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把宋纤比喻为人中龙,说他虽然隐居,但胸怀大志。后宋纤在八十岁时出山为太子太傅。这句诗是说,虽然我表面的行迹与宋纤类似,但是内心完全不同,从而揭示了两种隐居的不同内涵,故说“居山别有非山意”。